

甌北詩話

甌北集（上）

（清）趙翼 撰 曹光甫 校點

# 趙翼全集

伍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甌北詩話

甌北集（上）

（清）趙翼 撰 曹光甫 校點

# 趙翼全集

伍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甌北詩話

# 甌北詩話

湛貽堂藏板

甌北詩話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李青蓮詩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卽謂其有仙風  
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卽呼爲謫仙  
人放還山後陳畱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  
授道籙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  
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  
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  
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  
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

## 甌北詩話小引

少日閱唐、宋以來諸家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不過如世之選家，略得大概而已。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覺向之所見，猶僅十之二三也。因竊自愧悔，使數十年前早從此尋繹，得識各家獨至之處，與之相上下，其才高者可以擴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進吾之功，必將挫籠參會，自成一家。惜乎老至（一）耄及，精力已衰，不復能與古人爭勝。然猶幸老而從事於此，雖不能力追，而尚能見到，差勝於終身不窺堂奧者。因念世之有才者何限，度亦如余之輕心掉過，必待晚而始知，則何如以余晚年所見，使諸才人早見及之，可以省數十年之孰視無睹。是於余雖不能有所進，而於諸才人實大有所益也。爰就鄙見所及，略爲標舉，以公諸同好焉。

嘉慶七年五月甌北老人趙翼識

### 【校】

（一）老至 原作「老知」，據壽考堂本改。

# 甌北詩話目錄

## 卷一

李青蓮詩……………(一)

## 卷二

杜少陵詩……………(一一)

## 卷三

韓昌黎詩……………(三二)

## 卷四

白香山詩……………(二九)

## 卷五

蘇東坡詩……………(四七)

## 卷六

陸放翁詩……………(六六)

## 卷七

陸放翁年譜……………(八四)

## 卷八

元遺山詩……………(一〇二)

高青丘詩……………(一〇七)

## 卷九

吳梅村詩……………(一一三)

## 卷十

查初白詩……………(一二七)

## 續詩話卷十一

明妃詩……………(一四三)

韋蘇州……………(一四四)

杜牧詩……………(一四四)

皮日休……………(一四五)

蘇子美 梅聖俞……………(一四六)

歐陽詩……………(一四七)

王荊公詩……………(一四七)

黃山谷詩……………(一四九)

趙翼全集

摘句 ..... (一五二)

詩人佳句 ..... (一五一)

續詩話卷十二

七言律 ..... (一五五)

各體詩 ..... (一五六)

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 (一五八)

雙聲體 ..... (一五八)

詩病 ..... (一五九)

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 ..... (一六〇)

古今詩互有優劣 ..... (一六一)

元遺山與耶律楚材書 ..... (一六二)



## 甌北詩話卷一

### 李青蓮詩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爲「謫仙人」。放還山後，陳留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授道錄。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

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戰城南。「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胡無人。「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塞上曲。「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宮中行樂。何嘗不研鍊，何嘗不精采耶？惟七律究未完善，內有送賀監歸四明及題崔明府丹竈二首尚整鍊合格，其他殊不足觀，且有六句爲一首者。蓋開元、天寶之間，七律尚未盛行，至德以後，賈至等早朝大明宮諸作，互相琢磨，始覺盡善，而青蓮久已出都，故所作不多也。

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錘百鍊而後能成，如李長吉「石破天驚逗秋雨」，雖險而無意義，祇覺無理取鬧。至少陵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昌黎之「巨刃磨天揚」，「乾坤擺礪礪」等句，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兔之狀，人皆見之。青蓮則不然。如：「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如沙塵。」上雲樂。「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遊泰山。「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橫江詞。皆奇警極矣，而以揮灑出之，全不見其錘鍊之迹。其他刻露處，如：「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新平少年。「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樹中草。「蟬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擬古。「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獨漉篇。「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白頭吟。皆人所百思不到，而入青蓮手，一若未經構思者。後人從此等處悟入，可得其真矣。

青蓮工於樂府，蓋其才思橫溢，無所發抒，輒借此以逞筆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舊題以寫己懷、述時事者。如將進酒之與岑夫子、丹丘生共飲。門有車馬行有云：「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梁甫吟專咏呂尚、酈生，以見士未遇時爲人所輕，及成功而後見。天馬歌以馬喻己之未遇，冀人薦達。此借舊題以自寫己懷者也。猛虎行全叙安祿山之亂，有「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等句，此借舊題以寫時事者也。其他則皆題中應有之義，而別出機杼以肆其才。乃說詩者必曲爲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即有吟咏，豈必皆有所爲耶？無所爲，則竟不作一字耶？即如蜀道難，本亦樂府舊題，而黃山谷誤信舊註，以爲刺章仇兼瓊之有異志；宋子京又據范攄、雲溪友議，以爲嚴武帥蜀，不禮於故相房琯，並嘗欲殺杜甫，故此詩爲房、杜危之。不知章仇在蜀，正當天寶之初，中外晏安，臣僚貼服，豈有所顧慮？青蓮答杜秀才有云：「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則章仇並能下士者，更無從致譏。至嚴武先後鎮蜀，在肅、代兩朝，而青蓮天寶初入都，即以此詩受賀知章之賞識，其事在嚴武帥蜀前且二十年，其爲附會更不待辨。又如胡無人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敵可摧」之句，適與祿山被殺之讖相符，說者又謂此詩預決祿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驗之法，豈專指祿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騎窺邊，漢兵殺敵之事，初不涉漁陽一語也。即此二首觀之，可破穿鑿之論矣。

李陽冰序謂，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然細觀之，宮掖之風，究未掃盡也。蓋古樂府本多托於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

意。如黃葛篇之「蒼梧大火流，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迹，「勞勞亭之」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春思之」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皆醞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已無此風味矣。

古詩〔風〕五十九首，非一時之作，年代先後亦無倫次，蓋後人取其無題者，彙爲一卷耳。如第十四首述用兵開邊之事，譏明皇黷武，則天寶初年事也。第十九首「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則安祿山陷東都時也。二十四首鋪張鬪雞之賈昌，則開元中事也。三十四首「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則鮮于仲通用兵雲南時事也。三十七首「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則自供奉翰林後放還山時作也。長洲許元祐指第十四首即以爲征雲南，而並欲改詩中三十六萬人爲二十六萬，謂雲南之師實二十萬人也。不知此篇開首即云「胡關饒風沙」，又有「天驕毒威武」等句，皆指塞外戎虜，何嘗有一字涉南蠻耶？

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蓋出於性之所嗜，非矯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然後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如贈裴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從駕溫泉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別從甥高五云：「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視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蓋其性靈中所自有也。

青蓮詩文最多，自李陽冰作序時，已謂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云。故集中轉有贗作，爲後人攙入者。黃山谷云：「長干行二首，『妾髮初覆額』，太白自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太白如富貴人，終不作寒乞語，他人則自露小家氣象耳。」又集中去婦詞一首，實即顧況棄婦詞，後人增數句而編入李集者。然此猶皆唐人所作，故置之李集中亦不甚相遠。又有五代時人所作，而亦混收入者。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抵相似。近日曾子固編太白集，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詩格，必非太白所作，不知曾公何以信爲真作也。」是東坡已別之甚嚴。今按贗作尚不止此。少年行末幅云：「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戍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試以青蓮他詩讀之，有此村氣耶？東坡讀太白姑熟十咏，大笑曰：「贗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見陸放翁入蜀記。

青蓮自翰林被放還山，固不能無怨望，然其詩尚不甚露懟憾之意。如贈蔡舍人雄云：「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贈崔司戶云：「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答王十二寒夜獨酌云：「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贈宋少府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皆不過謂無罪被謗而出耳。獨雪讒詩有云：「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疆疆）（疆疆）。」則指讒者也。「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鵲）（鵲）之奔奔。」則指楊妃也。其下並以妲己、褒姒爲比，甚至以呂后之私審食其、秦后之嬖嫪毐喻楊妃之淫穢，則更指斥醜行，毫無顧忌。青蓮胸懷浩落，

不屑屑於恩怨，何至誹謗如此？恐亦非其真筆也。

青蓮避安祿山之亂，南奔江左，後爲永王璘招入幕中，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詩核之，亦有可得其次第者。扶風豪士歌云：「洛陽三月飛胡沙，……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來醉扶風豪士家。」按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二月陷洛陽，其曰三月，則十五載之春，自洛南奔也。猛虎行「竄身南國避胡塵」之下，即云「昨日方爲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亂後將避地剡中贈崔宣城詩，則至宣城後本欲入剡，然贈王判官云：「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則入剡未果，即往廬山也。後有贈江夏太守詩，自叙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是璘至尋陽始招致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青蓮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是時璘未有異志，及見所至富饒，始有窺江左意，然猶未敢顯言。青蓮固未知之，故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方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猶望其成功入京奏凱也。即所云「雲夢開朱邸」，「金陵作小山」，小山、朱邸，亦是藩王之事。且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爲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固不待辨也。獨是璘初未顯言，及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乃借端發怒，使渾惟明襲希言，李廣琛趨廣陵，則已顯然爲逆。詩中有「王出三山按五湖」之句，是已隨璘自金陵東下，豈猶不知其悖逆，直至璘敗丹陽始奔逃耶？蓋已入璘軍中，前後左右莫非璘兵，遂不能自脫，必至敗亂時，始可得間逃出耳。

然其南奔詩云：「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畔。……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似反謂李廣琛等之反正歸國者爲離畔，其愚亦甚矣！且其自洛陽南奔詩有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是直欲因亂而圖風雲際會。且永王東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却似文皇欲渡遼。」則竟以太宗比璘，其語言亦太不檢矣！宜其身陷重罪，雖以崔渙、宋若思之辨雪，終不免夜郎之行也。

青蓮胸懷灑落，雖經竄徙亦不甚哀痛，惟上崔渙百憂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爲慘切，蓋在獄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悴語。至江夏陪薛明府宴興德寺，已有詩紀遊。又遇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某、漢陽宰王某觴之於南湖，張謂請名此湖，青蓮即名之曰郎官湖。西塞驛寄裴隱云：「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贈辛判官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贈劉都使云：「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則被謫後賓客尚多，而欲其資助以償酒債。贈常侍御云：「登朝若有言，一訪南遷賈。」贈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皆無侘傺無聊之感。至永華寺寄尋陽羣官云：「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別賈舍人云：「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則更能自排遣矣。及半道赦歸，即有「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翻鸚鵡洲」之句。又漢陽病酒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陽。」其下即云：「願掃鸚鵡洲，與君醉千場。……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羣芳。」其豪氣依然如故也。

青蓮救郭子儀，及坐永王璘事，得子儀救解，此見樂史序中。謂白有知鑒，客并州時，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白坐永王璘事，子儀請以己官爵贖其罪，上許之而免誅云。新唐書本傳亦載之。然青蓮集中無一字與子儀往來者。當其繫獄時，以詩上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援？即或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集中有贈郭將軍一首云：「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此又非子儀履歷，當另是一人。

贈張相鎬詩云：「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按張鎬以宰相兼河南節度使出師河南，在至德二載之秋，而永王璘之敗在是年之春。璘敗，青蓮即亡奔宿松，被繫尋陽獄，安得以詩贈鎬？豈亡奔宿松時尚未被繫，聞鎬將至，以詩干之耶？

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留別金陵諸公詩，題云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儒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按李光弼爲太尉，在上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淮。青蓮於乾元二年赦歸，是時已在金陵矣，一聞光弼出師，又欲赴其軍自效，何其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璘之累耶？

贈泗州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末云：「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按傳燈錄，僧伽大師，唐高宗時，在泗州建普光王寺。中宗景龍二年，遣使迎至京師，命住大薦福



詩。三年三月三日，示寂。敕命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默許送還泗州，即異香騰馥。是僧伽示寂在景龍三年也。而薛仲邕所編青蓮年譜，青蓮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則景龍三年僅十一歲，豈能即與僧伽論三車？且云落魄江淮已久，則必非十餘歲時也。傳燈錄所記年歲或當有誤。年譜據曾鞏序謂青蓮年六十四，而李陽冰誌青蓮之死在寶應元年。由寶應元年逆溯六十四年，當是聖曆二年所生。然青蓮代宋若思薦已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七，爲永王璘脅行，道中奔亡，臣及崔渙推覆，實爲無辜。」按永王璘之敗在至德二載，青蓮奔亡繫尋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中丞宋若思驗出之，若思之薦之，即在此時也。是年年五十七，則寶應元年之卒，實只六十一歲，恐年譜亦誤。豈薦表少填三年，如宋時之有實年、官年耶？放翁又謂僧伽歌太白舊集本無之，乃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青蓮妻許氏，見曾鞏序，謂白自蜀至楚，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家，以女妻白，因留雲夢三年。青蓮上安州裴長史亦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女孫，便憩息於此，至移三霜。」是青蓮娶許氏之明證也。乃集中有（流）（竄）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環一首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比二龍隨。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似青蓮竄時，宗氏妻與之偕行，而氏弟環送之者，則又有一宗氏妻矣。然此詩上文云：「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又似故相之後，此不可解也。豈刻本誤許爲宗耶？或許氏妻先亡，繼娶宗氏耶？按青蓮先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及在尋陽獄，又有寄內詩云：「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流夜郎後，又有寄內詩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則其妻又留居豫章而未嘗從行。然則宗十六之姊如雙劍之